

弥勒史话

葛永才口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告汝勿生等二不
汝言雲深因汝今
乃覺乃屋



弥勒史话



葛永才□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弥勒史话 / 葛永才著：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12

ISBN 978-7-5367-3678-8

I. 弥... II. 葛... III. 弥勒县—地方史
IV. K29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215 号

责任编辑	蒋 剑
装帧设计	孤 鸣
责任印制	余尔昶
出版发行	云 南 民 族 出 版 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 南 民 族 印 刷 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定 价	36.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678-8/K·968



CONTENTS

目 录

一、史话篇

同弄称雄	(3)
弥勒部侵盛	(8)
建州置县	(19)
强盛的弥勒部	(30)
弥勒文物畅想	(44)
历史给我们以智慧	(49)
文昌文化与云南文人风尚	(58)
试论“弥勒部”在历史上的影响	(65)

二、人物篇

明末儒将杨绳武	(77)
联圣孙髯翁（1688~1774年）	(80)
清末商界奇人王炽	(83)
清末巨商王炽	(89)
数学泰斗熊庆来	(98)
彝家将张冲	(107)
高甸高甸，高山之甸	(114)





三、发现篇

发现磨盘山	(125)
李自高墓考	(141)
梦中的虹溪华林禅院	(149)
关于李自成结局给读者的一封信	(159)
拖峨山上拖峨寺	(163)
弥勒庙会习俗追忆	(168)
关于弥勒建设什么样的民族文化的思考	(173)

四、探索篇

拿什么来保护家乡文物	(189)
魅力 12 《阿细跳月》	(198)
从弥勒彝文曲籍中看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创制	(210)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阿细人	(217)
浅谈佛教文化传入云南的时间及其影响	(227)
弥勒寺与弥勒县、弥勒佛与弥勒人	(236)
后记	(246)

一、史话篇



同并称雄

在中国的历史上，弥勒最早行政地名称谓是“同并”。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今弥勒北部至石林县南部一带设同并县（颜师古注·应劭曰：“故同并侯邑，并音伴。”读ban）；在今华宁县东部至弥勒一带设毋单县（颜师古曰：“毋读与无wu同，单音丹dan），这两县均属牂牁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弥勒县南部一带设律高县，属益州郡。这是弥勒地区最早成为祖国大家庭成员的历史记载。



西汉时期，为了开发西南夷，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从元鼎到始元的30多年中，政治招徕没有达到其目的，便以暴力来实现。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奇迹出现，既有暴力进行压服，就有用暴力进行反抗的行动。于是乎，政治的、军事的交相使用并逐步深入，而被压迫者以暴力反抗交错进行，不管其自愿的程度有多大，从而与中原汉族的关系也日益加深，终于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西汉时期的弥勒先民，就在弥勒这块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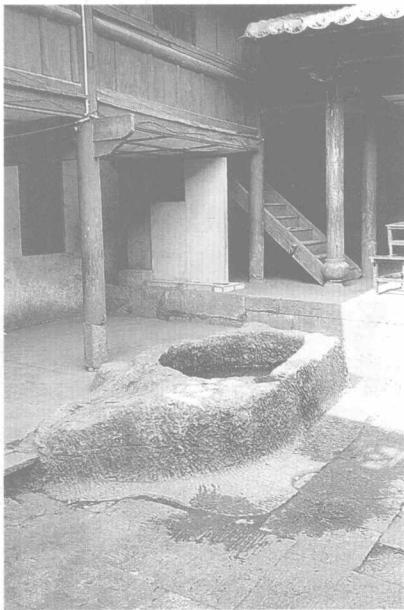
进行了持续5年之久的反抗、镇压，镇压、反抗的斗争而彪炳史册。据《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募吏民及犍为、



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汉书·西南夷传》也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二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此役仅限于牂牁进行，反抗者虽说失败，但元气未遭大挫，只过了两三年，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四年（公元前 83 年）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战争从始元四年延续到始元五年，也不是在两个地区同时进行，而是由田广明、王平入牂牁，结束谈指、同并地区的战争后，再与已入益州郡的吕辟胡军合力，把战争推

进到廉头、姑缯地区。《汉书·西南夷传》说：“后三岁（即始元四年），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土

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即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





这次战争先后 5 年，以益州、牂牁两郡人民的惨重失败而宣告结束。之所以如此，除双方力量悬殊，反抗者组织松弛等原因外，汉王朝借用当地力量反对反抗者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昭曰：钩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立其毋波为钩町王”。《汉书·西南夷传》也有相同内容记述。可见，牂牁、益州战争的结束，是利用了当地矛盾，实行“以夷攻夷”利用钩町毋波的力量镇压了反抗者，并将获胜的这部分队伍很快转移到益州郡地区，合力镇压廉头、姑缯的反抗者。毋波击反有功，被统治者从侯位升为王位，参



与这场战争的，由于“斩首捕虏有功”而一一被加官晋爵，如田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2000 多年前同并人民的这场斗争，在《华阳国志》、《资治通鉴》、《滇云历年传》、《新纂云南通志》等重要历史文献上均有记载。汉时牂牁郡的谈指，即今贵州省贞丰布依族自治县；益州郡的廉头、姑缯，即在今





云南省的洱海地区，而汉时的同并、律高、毋单，正处于益州、牂牁两郡的交界地带，往东是牂牁郡，往西是益州郡。当时两郡共有 41 个县（其中牂牁郡 17 县，益州郡 24 县），有 24 个县邑参与了这场反抗西汉王朝的斗争，其规模之大、地区之广也是有史可查的。历史正是这样：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与人民的英勇反抗都是十分惨烈的。同并地区作为这场战争的重要地区，就是在 200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块被战争蹂躏了的土

地上发现许多那个时期的青铜器遗物。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们在新哨、东风、弥阳等地翻犁土地时，还会捡到一些青铜器，他们把这些锈损的破烂铜器交给供销社，回收废品的车就这样一车一车地把这些东西拉走了。现文物部门收藏的青铜器有钺、矛、斧、锛、犁、锄等。尤以 1994 年西二镇过洞村附近发掘的青铜器为典型，20 多件器物中，兵器 15 件，农具器 8 件，据专家考证：这些青铜器与坝区青铜器同属一个时代，兵器是那





场持续 5 年之久的战争遗物，农具器则是两汉王朝设置郡县后由中原地区逐渐传入的。

东汉时期，同并、律高沿习旧制。蜀汉时诸葛亮南征后，为了巩固统一，除了对孟获等大姓（他们实际上已是民族上层）进行团结利用外，更在两汉的基础上对郡县的设置进行了调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在弥勒境内，把原属牂牁郡的毋单、同并划归建宁郡；把原益州郡的律高县改置修云县。这样，境内紧密相连的同并、毋单、修云三县便都同属建宁郡辖制。公元 265 年后，又置兴古郡，在今弥勒县西北至澄江东南一带复立律高县。东晋时期（317~420 年）全中国已陷入混乱的分裂割据状态，西南宁州的大姓爨氏实际上已成为地方支配者而称

刺吏。至南朝后，爨氏成了真正的统治者，不再受其控制。修云被废，毋单、同并仍沿袭建宁郡，律高县仍属兴古郡。公元 589 年，隋灭南朝陈，统一了南北分裂的中国之后，便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一活动，时爨震为代表的各部落酋长都表示归附，至爨玩时击败隋朝军队而重新执掌统治权，各族首领据地自雄，各自组成地方小集体而称之为“部”或“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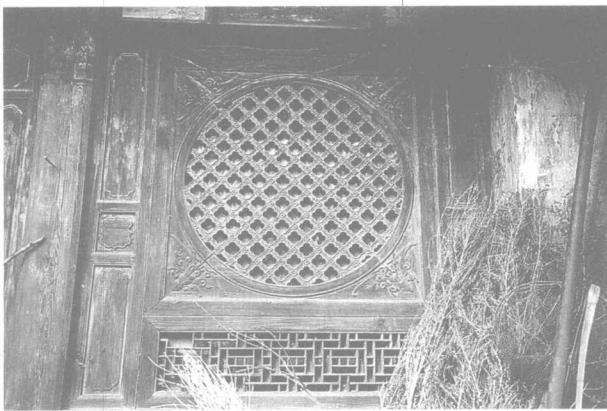
唐天宝年间（742~755 年），些么徒蛮之裔弥勒部进入弥勒境内，“得郭甸、巴甸、布笼甸而居之”，习沿相称 850 余年的同并、毋单、律高等行政地名相继消失，而以之相应的弥勒部、吉输部、哀恶部、布笼部、阿欲部等相继出现。



弥勒部浸盛

提起弥勒，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位于离县城北10公里处锦屏山上之弥勒寺，由寺而想到弥勒佛，还以为弥勒是因佛而得名的呢。其实不然。弥勒是古代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的名字，弥勒是由人名演变而成为地方行政地名的，这在我国大量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如《元史·地理》弥勒州“在路南（指落蒙路，在今石林），昔些么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布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大明一统志》说：

“弥勒州…宋时为些莫徒蛮之裔据其地，号弥勒部。”《环宇通志》：“昔些莫徒蛮据其地，号弥勒部。”《读史方舆考证》卷94记：“些莫徒蛮弥勒居之，因名弥勒部。”清康熙年间，当地编修的《弥勒州志》也说：“宋，弥勒部些莫徒蛮有名弥勒者，居郭甸、巴甸、布笼等处，故名其部曰弥勒。”乾隆年间编修的《弥勒州志》则进一步考证为：“唐昔些莫徒蛮之裔居之，故名其部为弥勒部。”1987年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第一部《弥勒县志》在大事记中记到：“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境内南诏爨部地（见《南诏野史》）同期，弥勒部（些莫





徒蛮之裔)进入境内，居住在葛甸、巴甸、布笼一带(见《五代会要》)。”

从上述大量文献史料的引述，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知道，弥勒是爨氏“些么徒蛮”的后代，有一个名叫“弥勒”的酋长(在弥勒彝族民间口传中，有称弥勒的，有称木勒的，也有称咪热的，还有

叫母勒的，只是在大量的史书文献中，记录历史的文人们，把它的音译写成“弥勒”)在唐天宝年间率领其部落进入郭甸、巴甸、布笼等地居住，这





是弥勒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唐天宝七年到元至元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 748~1290 年，弥勒部历经 542 年。在这 500 多年间，弥勒部在东方三十七部落中曾是一个使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莫能制”的强大部落。

据地自雄，由游牧到农耕。唐开元年间（713~741 年）南诏首领皮罗阁借助唐朝的力量，先后消灭并击败了蒙巒、越析、浪穹、施浪、遼赕等五诏而被唐册封为“云南王”。之后，南诏势力不断发展“耀以威武，择胜置城，裸



形（今景颇族）不讨自来，祁鲜（山名）望风而至”。西境达缅甸掸人区域，东爨（今昭通曲靖地区）悉归，步头（今元江）已成内境。就在南诏崛起，“诸爨豪乱”之际，“些么徒蛮”之裔弥勒部经长期的征战、迁徙，终于在唐天宝年间夺得了现今弥勒境内大部分地区，从而开始由游牧部落向农耕部落转化的新时代。

南诏是乌蛮，东爨也是乌蛮，在族属和亲属关系上早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是很容易结合起来的“些么徒（摩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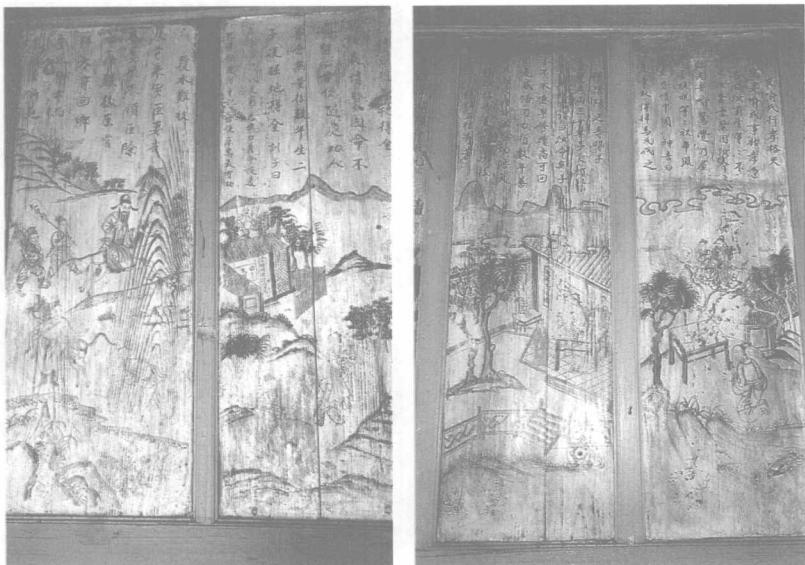
撒么都都是同音异写)是南北朝以后从当地的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初形成的一支介乎乌蛮与白蛮之间的群体(尤中语)”。在《元史·地理》中,属“些么徒蛮”之裔的部落有:弥勒部、宁部(今华宁)、强宗部(今澄江北部与阳宗海南部)、步雄部(今江川县)等。汉时的律高县地,已早为东爨乌蛮所据,他们“结寨十八以自固,故名十八寨”。唐天宝年间,南诏打败爨氏,原居住在滇中地区的些么徒蛮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徙到郭甸、巴甸、布笼甸一带居住。从此,弥勒境内乌蛮、白蛮、东爨、西爨同居一地,共同为弥勒的开发和发展作贡献。这时的弥勒部,已经是一



麻姑更看
水

个且牧且战的群体,许多山地已被开辟,农作物的品牌已多样化,牛耕马驮也很普遍,手工业也相继在弥阳、十八寨和竹朋地区发展起来,在开广(从文山至泸西)古驿道集市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渐频繁,弥阳、矣勒、竹园、十八寨的集市已日益活跃。就这样,一个强盛的弥勒部落出现在滇





东南地区。

弥勒部、吉输部参与石城的会盟。段氏与东方三十七部在石城的会盟，标志着云南历史上自南诏以来部落林立的军事威权时代的结束和封建领主制的开始，世居弥勒境内的弥勒部、吉输部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这之前，南诏王权几易其主，各种军事力量相互斗争，连年战患没完没了，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关系异常紧张。就在这时，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号召，联络

三十七部举兵讨伐“残暴贪虐”的大义宁国王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公元937~1253年）。大理统治者以讨灭杨干贞“实赖东方诸爨而对三十七部大行封赏，如封弥勒首领为部长，封吉输为酋长等。这些被封的彝族先民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他们有固定的地区和统治下的彝民。这些领主在接受分封后，对其领地里的土地和农奴拥有所有权，但又对大理国有进贡和征调劳役、兵役的义务。至大理国后期，